

阴阳师

萤火卷

梦枕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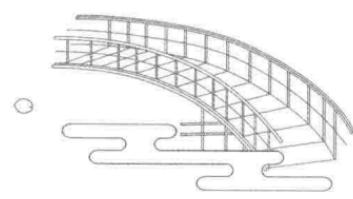
阴阳师



萤火卷

〔日〕梦枕貘

著 郑锦
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阴阳师·萤火卷 / (日) 梦枕貘著；郑锦译。—— 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19.6
ISBN 978—7—5442—7361—9

I. ①阴… II. ①梦… ②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
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8534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30—2018—023

Onmyōji-Sōkō no Maki

© 2014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4 by Bungeishunju Ltd.

Onmyōji-Hotarubi no Maki

© 2014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4 by Bungei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ku Yumemakura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阴阳师·萤火卷

〔日〕梦枕貘 著

郑锦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贺 静

装帧设计 韩 笑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唐山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200千

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5442—7361—9

定 价 49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目 录

阴阳师

苍
猿
卷

鬼市

役君之桥

机关道士

蛇之途

月之路

蛤蟆念佛

仙桃奇谭

安达原

低头之女

舟

128

123

108

87

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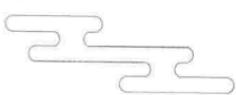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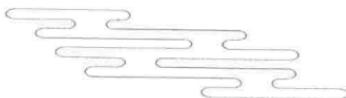
60

48

28

20

3



阴阳师

萤火卷

双子针

仰天中纳言

山神的供品

往生筏

往来度南国

棘目中纳言

花下立女

屏风道士

产养之磐

256

244

237

2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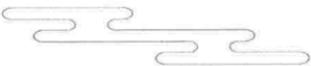
207

196

177

157

145



阴阳师



苍
猴
卷



鬼 市

一

庭院里的樱花开得正好。

花瓣沉沉的，压得枝条下垂，若有谁在树下踏过一步，枝条便会因为那轻微的震动而折断。

夜晚，冰凉的大气中，透明的黑暗将樱花裹住。

在这黑暗之中，樱花迎着月光微微散发出光辉。一片片花瓣的色泽比萤火的颜色还浅，虽是虚幻的光辉，但因有几千、几万、几百万之多，却也好似佛界的光明，自遥远的西方净土一点一点抵达此处。

位于土御门大路的安倍晴明宅邸中，晴明与博雅坐在外廊上，正在饮酒。

灯台里燃着一点灯火。晴明背倚廊柱，单膝竖起，将盛着美酒的酒杯送往唇边。

博雅看着庭院中的樱花出了神，叹了口气，将杯中的酒一饮

而尽。

“喂，晴明啊。”博雅开口了。

“怎么，博雅？”晴明将送往唇边的酒杯停在半空中，看着博雅。

“就是那樱花啊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样边饮酒边望过去，我看那花瓣一片一片，都如同佛一般。”

“哦？为何呢？”

“樱花不久便要落尽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过，这是为了来年能再开花才飘零的，对吗？”

博雅将手中端着的酒一饮而尽，望向樱花。

“花从枝头落下之后，归于自然，化为地气，而后消散融解。

樱花从大地中吸取地气，再度在枝头绽开花朵。这样一看，不仅仅是樱花，所有的花、所有的树不都是这个道理吗？如此想来，人啊，牛马啊，虫鸟啊，不也是一样吗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想，不仅是人、牛马、虫子和鸟类，掉落在那里的石块、泥土、沙砾、尘埃、垃圾，以及我们身上所穿的衣衫，陈设的用品，不也是如此吗……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空海和尚不是有这样的教诲嘛，这世上所有根本之中，皆有大日如来，其他的佛也都是大日如来的显现。”

“是有这句教诲。”

“这不仅仅指佛，世上的万物，包括樱花树在内的树木、花朵、垃圾、禽鸟、牛马、沙石、泥土，以及衣衫和陈设用品，所有的

一切都是佛，不是吗？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

“这样看来，一片一片樱花都可看作是佛。这也未必是我醉酒的缘故吧？我想说的就是这个，晴明。”

“可真美啊……”

晴明喃喃道，将酒杯举起来抵在红唇上，饮尽杯中酒。

“真美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什么真美？”

“就是你方才说的话语。”

“话语？”

“这话语中所含的一念一想可真美。看来，美的东西之中潜藏着真实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，我不太明白。但如果我听不明白的话……晴明啊，你不会是又要说咒的事情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就像这世上万物之中皆有佛存在，这世间万物之中也都有咒存在。”

“喂，别讲了。你每次一提咒的事，我的脑袋就一团浆糊，我在说什么，你又说了什么，我可都分不清了。”

“不，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。”

晴明正这么说的时候，忽然传来了一个声音：

“晴明大人——”

一看，是蜜虫站在外廊那边。

“藤原兼家大人来访。”蜜虫通传道。

“哦，来了啊。”晴明应道。

“那就请大人移步过来。”

晴明话音刚落，蜜虫便消失了。

“总算得救了，你要说起咒的事，我可吃不消。不过，兼家大人究竟为何而来呢？”博雅安心地舒了一口气，说道。

“这个我也不清楚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今日黄昏，兼家大人的侍者来访，说有事商量，今晚务必一见。我说今夜博雅大人也在，若不介意博雅大人一同旁听，就请大人来。似乎兼家大人并不介意……”

晴明解释时，蜜虫手持灯火从对面走来，身后跟的便是兼家，他满脸愁云地走着。

蜜虫把灯放下后，便消失了身影。

“晴明，救我——”兼家带着哭腔说道，“我太害怕了。”

二

据兼家说，昨夜他从自家宅邸坐牛车出门，只带了一名侍从随行，侍从名为俊次。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人跟随。

兼家这次出行是为了前往西京，与最近相识的名为理子的女子相见。

月色皎洁，路左侧是神泉苑，牛车通过啊哇哇十字路口^①，走过了朱雀大路。

再走片刻，向左手边拐去，继续前行，又往右拐，牛车便向西

^①指两条大路与东大宫大路交汇的十字路口，因经过此路口的人经常被吓到，大喊“啊哇哇”而得名。

驶去了。前方似有灯火点点，应该是正法寺这座荒寺所在之地。

走近一看，果然是正法寺，坍塌的土墙内能见到几株樱花树。

正法寺寺院内有几棵樱花树，其中一棵是尤为出众的古树，从远处就能看见。

兼家揭开车帘，远远地看见树下似乎还有几点灯火，火光映着上方的樱花，形成隐约朦胧的光晕，而且还有一股像在煮东西，或是在烤东西的香味飘过来。

“去看看。”兼家说。

“是。”

俊次随即走进坍塌的土墙内，不久便回来了。

“好像是夜市。”

“夜市？”

“寺院内有集市，似乎在卖些什么东西。”

“哦，是集市啊。”兼家点点头，“去看看吧。”

这位爱凑热闹的殿上人兼家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车中探出身子。

“那可不是兼家大人这样身份高贵的人值得一去的地方，而且那儿有些诡异，您不会喜欢的。”

“夜市本来就有些诡异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但去无妨。走吧。”

兼家让俊次备好鞋子，利落地下了车。

“走了，俊次。”

兼家走在前面，从刚才俊次跨进的土墙缺口很快走了进去。

到里面一看，那儿果然有一处集市。

地上铺着粗草席，摊主坐在上面，有人在卖散发着腥气的东西，

也有人卖桶、盆、竹篓等家什。

四处燃着点点灯火。有从樱树枝条上垂挂下来的灯火，也有立在草席边的灯台。

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人摩肩接踵，有逛铺子的，有沉默地四处游荡的。女人和小儿都有。摊上卖的除了梳子、簪子等小物件，鱼干之类的东西，碗，米麦等食粮，还有西瓜和菜瓜等蔬果，罐子，乃至生锈的太刀，镜子，各种物件一应俱有。

有件事奇妙得很。在此处行走的人面容都朦胧不清，看不出近处的人究竟长什么模样。一眼看去，人们眼鼻口的位置都不固定，歪歪扭扭、模模糊糊的。

不仅仅是面容，就连那些人的身体也都如影子一般模糊，轮廓不清晰。想仔细瞧瞧，越是凝神看去，那轮廓的边界越不分明。大人、小儿、女子的区别还能分清，可再想细细分辨就无能为力了。

而且说到集市，不管如何都应该喧闹非凡，人声鼎沸，热热闹闹的，可这集市却是寂静一片。

人们在交谈，但都只是窃窃私语，难以听清谈话的内容。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也是低声轻语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明明应该是人，却还有四脚爬行的，以及像蛇一般腹部贴着地面爬的。

“兼家大人，这景象太诡异了。这不是人间的集市，还请立即回去为好。”俊次说道。

“无妨、无妨。”好奇心旺盛的兼家却快步走上前去。

“噢，就是这里了，就是这里了。”

说着，兼家停了下来，面前是一张齐腰高的桌子，上面摆放着许多器皿，好像是卖某种吃食的摊位。

头顶伸出的樱花树枝上吊着灯。桌子两边各有一个炉子，一边的炉子正烤着什么，另一边的炉子则在炖着什么。

刚开始兼家闻到的香气，似乎就是从这两个炉子上飘出来的。

“我突然想吃这个了。”

兼家说完，桌子对面的男人就问：“你要吃吗……”

男人身上穿的衣物不太好辨认，似乎是唐式衣装。

“请不要吃。那可能是把人的头啊、手脚啊砍下来做的。”俊次靠近兼家的耳朵边，轻声说道。

男人可能听到了，解释说：“这可不是人的脑袋，是面。”

“面？”

“你吃吃看、吃吃看。吃了就知道了。”

“那就来点尝尝吧。”兼家说。

男人用勺子般的东西舀起锅内的吃食，连汤汁一起盛在一个大木碗里，递给了兼家。

碗里冒着腾腾的热气。将脸凑近那热气，顿时被难以形容的香味包围了。

兼家用筷子插进汤汁中，捞出了细长的东西。

“好了，可以吃了。”

听男人一说，兼家便将那东西放进口中，吸食起来。那东西哧溜哧溜地进入口腔，味道极为鲜美。

兼家不断地吞咽着。不一会儿，木碗便空了。

“那是……”他又指向炉上烤着的东西。

“这是芋头。”

“是吗，那也给我来点。”

兼家握着摊主给的东西，啃了起来。

这芋头也同样美味至极，不一会儿，兼家便风卷残云般吃了个干净。

“吃完了，吃完了。”

说着，兼家往前走去。在大殿前，有个支着摊子做小买卖的人，面前的台子上放着许多小器物。

往那台子上一看，除了镜子、双六^①、梳子、簪子，上面还摆着旧衣物，以及独钴杵等法器。

其中一样东西让兼家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那是一把嵌着梅花图案的螺钿梳子。

“喂，这、这个是——”

那是四年前给相好的女子打造的梳子，兼家对梳子上的图案还有印象，只是已经遗失许久了。

当时，兼家以为是宅邸里一个叫忠安的侍者偷了梳子，于是抓了他，严加责罚。

“是你偷的吧，快快招来！”

但是忠安却一直说：“小人什么都不知情，并不是小人偷的。”

“把他赶出去！”

由于既没有证据，犯人也没有招供，兼家无法将此人送到检非违使^②处，于是将他从宅子里赶了出去。

半个月后，有人发现忠安横尸于罗城门下。想来他是被责打时受了伤，被赶走后就这样倒毙街头了。

“兼家大人……”

台子对面的男子说话了，兼家朝他看去，只见那张刚才还朦胧

①一种室内游戏，类似棋。

②日本古代官职之一，检察京城内的违法行为，还掌管诉讼与审判。

不清的脸渐渐清晰起来。

“忠安？！”兼家大声叫道。

“好久不见。您可真下得了手杀我啊……”忠安将梳子拿在手上。

“你、你……这个梳子、这个梳子可是我的东西。”兼家不知是鼓起了仅剩的勇气，还是受到了惊吓，如此说道。

“如果被我偷走了，那就是我的东西了。”

“什、什么？”

“我打算把它送给相好的女人，可她也已经身故，就没法给了。”

“你、你，你已经……”

“您说对了，我是死人。”

忠安哼了一声，咧开嘴笑了，那口中只能看到两三颗牙齿，其余的在挨罚时被打断了。

在兼家身边，俊次忽然“哇”地大叫一声。

“这、这是，这是……”

俊次指着大殿台阶上摆放的东西，浑身颤抖。

坐在台阶上卖东西的人喃喃道：“是人头……”

确实，那里摆的是男人和女人的头颅，总共二十余颗。不论是哪一颗，都在月光下睁着可怕的双眼，瞪着空中。

兼家开始瑟瑟发抖。这里不是人该来的地方，是死人的集市。

“呀，闻到了人的气味啊……”

不知是谁的声音响起来。

“是啊，是活人的气味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我从刚才开始也闻到了人味儿呢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无数黑影从四下里聚集而来。

而后，忠安大声喊了起来：“这个人叫藤原兼家，是杀了我的人。站在边上的是他的下人，叫俊次。”

一道道黑影向兼家和俊次逼近，将他们包围起来。

“给钱——”

说话的是刚才卖面的男子。

“还没有，我还没有收到面钱……”

给钱……

给钱……

黑影纷纷伸过手来。

“哇……”“啊……”

兼家和俊次再也无法忍受下去，高喊着落荒而逃。重重叠叠的影子紧随其后。

两个人从墙壁破口的地方连滚带爬地逃到了外面。兼家立刻跳上牛车，俊次牵着牛拼命地逃走了，连回头往后看一眼的时间也没有。

他们没去女人的住所，径直逃回了自己的宅邸。

两人叫醒了宅院中的人。“快关门！”“别让任何人进来！”兼家大叫着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禁开始呕吐。

他蜷起背，将胃里涌上来的东西哇地吐在了院中的地上，那是无数活生生的蚯蚓和蛤蟆，用两只手都捧不过来。

这时，有人敲响了紧闭的大门。

“就算您逃走了，我也知道大人的宅邸在哪儿。”

忠安的声音从门那边传过来。

“钱，请付钱啊……”